

烟台故事

抗战勇士王兴方

程绍堂

1941年1月,山东革命根据地由招远县北部析置招北县,也称北招县,治杜家村(今山东招远市西北杜家)。1950年1月撤销,并入招远县。

1942年,北招县的抗战工作正处于困难时期,县委和行署机关在牟家村遭受日军突袭,牺牲干部战士10多人。县委、行署和县大队不得不转移至偏僻的口后徐家一带开展工作,抗日斗争陷入低谷。在此之际,山东军区为了发展地方武装,颁布了“八一”训令。时任胶东五旅十三团二营营长的王兴方受命于危难之时,于1942年6月来到北招县担任县大队的副大队长。

王兴方就职后,与县大队200余名战士同吃同睡,同甘共苦。白天,抓紧军事训练,晚上同战士们谈心,很快他便与战士们打成一片,得到了战士们的信任和拥护。在他的严格训练下,战士们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,战斗力大大增强。

为了壮大队伍,扩充实力,王兴方与县委、行署密切配合,广泛发动群众,在全县掀起了党政军民齐抓扩军的热潮,各中队不断将精干人员输送给县大队。很快,县大队就发展到300多人。人有了,但武器弹药不足,王兴方决定从敌人手里夺取。

1943年6月的一天,县大队接到情报,说玲珑金矿的日军车队将载着大批军用物资于6月29日返回。这一消息让王兴方大喜。28日,他便率领战士们在槐树庄附近设下了“口袋阵”。次日清晨,敌人的车队果然出动了。当车队行驶到槐树庄路段时,跑在最前面的汽车被王兴方他们事先埋下的铁耙扎破了胎,动弹不得。正当敌人停下车查看情况时,王兴方带领战士们冲了出来,一阵猛烈火力攻击,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,毙俘日伪军30多人,缴获机枪两挺、迫击炮一门、长短枪20余支、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大宗。是役,不仅使县大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补充,而且使北招县大队的声威大震,极大地振奋了军民抗战的信心。

有了这次战役的经验,王兴方又接连率领战士们相继拔掉了埠南张家、寨里、蚕庄等敌人的据点。

伪县长杜祖光对县大队非常害怕,担心有朝一日打到他的头上。他指挥伪军对县大队的主要活动区域纪山一带展开了围剿。王兴方指挥战士们从容应战,拉开了十里长的战线,展开游击战,打得伪军溃不成军,击毙、俘虏伪军20多人,伪县长杜祖光也送了命。气焰嚣张的伪军被打得闻风丧胆。不久,王兴方率领县大队捣毁了西良据点,并在岭上、黄泥沟、傅家等据点痛击敌寇,重挫日伪军锐气,打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。

1944年秋,日寇集结烟台、龙口、招远之敌,在龙招路两侧的村庄大肆抢粮。王兴方得知消息后,率领县大队与黄县(今龙口市)独立营联合,一方面迎头痛击抢粮之敌,一方面趁机袭击鬼子据点。仅9月23日一天,就将鬼子在洼子、槐树庄、张星、小李家庄子四处据点的防务全部摧毁,获得了空前的胜利。《大众报》以“地方武装的模范战例”为题给予了报道。

秋季攻势后,我北海和西海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北招县委、行署机关彻底走出了口后徐家一带,县大队发展到近400人,并升级为独立营,王兴方担任了营长。1945年2月,县大队发展成拥有4个连和一个机枪班,总人数达到近500人。

1945年,随着北招抗战的节节胜利,玲珑金矿残存的部分日军深知大势已去,便加紧了对玲珑金矿资源的疯狂掠夺。日寇将矿石、精矿粉和纯金装入汽车运至龙口港,企图从海路运回国。北招县委决定袭击日军车队,夺回本属于我们的资源,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。

王兴方受命负责指挥这次战斗。他派特务连的战士摸清了敌人汽车往返的规律,于3月2日凌晨,率领精干战士在龙招路的要道处设下埋伏,并在路中央埋下许多地雷。上午9时许,一支100余人的日军小队护卫着3辆汽车全部进入雷区。王兴方一声令下“打”,战士们一齐拉响了地雷。随着一声声地雷的爆炸声,顿时日军车翻人亡,血肉横飞。战士们齐声高喊冲向敌人,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,顿时乱作一团,有的抱头鼠窜,有的趴在车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,有的干脆举起双手乖乖投降,负隅顽抗的被当场击毙。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胜利结束,我军炸毁日军汽车一辆,打死敌人40人,俘虏3人,缴获各种武器40余件。

往事如昨

老师播下的种子

丁仲华

我在烟台二中读书时,教化学的老师是班主任刘宝玲。她当时还没有结婚,不太高的个子,戴着一副近视眼镜,头上扎着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,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,显得非常干练。

那时,我上课时不是交头接耳说话,就是做小动作,下了课就和同学们疯打疯闹。反正,调皮学生身上的毛病我差不多占全了。初三临近毕业、复习功课准备中考的紧张时刻,我却因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,对于考高中的事有一搭无一搭,毫无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。自习课时,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静静地复习功课,我却无所事事,心血来潮借来一支竹笛,学起了吹笛子。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笛子,吹得那个难听劲儿就别提了,反正我行我素毫无忌憚,也不管同学们烦不烦。为此,我也没少挨批评。

就在那年的学校运动会上,因为我身体瘦弱,运动员没当上,可作为观众我又坐不住,刘老师趁这个机会喊我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,对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。这次谈话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,但是主要内容和我在刘老师面前羞愧低头的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她开头给我讲的,无非是上课要认真听讲之类的平常话,后面则指出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:要向班上的好同学学习,积极上进,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,等长大了参加工作,为国家、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等。这次谈话,足足有两节课时间,可是当时我少不更事,完全没有理解刘老师的苦口婆心,反而觉得像听故事一样。上课认真听讲,不搞小动作这些话我都听惯了,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,但要我入团,我根本就没有想过。在我眼中,那么神圣的事,我这个调皮的学生怎么可能实现呢?这不是有点天方夜谭吗?尽管不理解,但刘老师的用心我还是懂的,不管怎么说,从那之后我在遵守课堂纪律等方面还是收敛了很多。

在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1965年夏天,天气炎热,我敞开着上衣,裸露着像键盘一样的肋条,去西南河西岸的百货第五门市部买东西,恰好迎面遇上了刘老师。我立刻站下,恭敬、热情地叫了一声:“刘老师!”刘老师一看我那个野蛮样子,用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的声调微笑着说:“看——,把你热成那个样子了?”这句话像大热天里给我吃上一根牛奶冰棍一样,使我猛地惊醒了。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,怎么能这样不文明?我有些不好意思,顺手扣上了扣子。从那以后直到现在,无论在什么场合,我都牢记着刘老师的这句话,再也没有衣冠不整过。

参加工作以后,在单位领导、师傅们的帮助教育下,我逐步理解了刘老师当初的教诲,工作越来越上进。如今我觉得,刘老师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,把一粒粒智慧的种子播撒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田里,他们希望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能破土而出,茁壮成长。

60多年过去了,刘老师也已作古,我这个学生也年近八旬,回忆起当年老师的耐心教导,仍觉得受益匪浅。

童年那棵无花果树

王继凤

我出生在芝罘区西南河路德新街的一个四合院中。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住在南屋,我们家住在东厢房里。我家南房头前有一棵无花果树,根深叶茂长势喜人。每年无花果成熟后大人们都会摘给我吃,我是家里第一个孙女,也是姑姑叔叔的一个小跟屁虫。

5岁时我进了外国传教士办的幼儿园,就是二中老实验楼旧址,现在已拆除,我很怀念它。我家的无花果树是我奶奶种下的,到了我5岁时正是出果期,树离地1米左右,向东西北分3个大枝杈,南面我家墙头挡住了不能生长,东面的果树枝常常长到旁边院中要经常修剪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就站在树下端详,嗯,这几个果可以摘着吃了,那几个明天就能熟了,边上的几个还得过几天,树上的无花果成色优劣我是胸有成竹、了如指掌。我爬上树先摘几个果,背靠树干大快朵颐。真甜哪,透心甜!熟透的果子绿黄色,扒了皮掰开露出红红的瓤,香甜软糯,我边吃边摘,一会儿就吃个小肚溜圆。心满意足后溜下树,先到奶奶房里打个招呼,然后回到自己家。我就是这棵树的主人,我守护着它,它见证了我的成长。果树天天奉献着它的果子,给在那个物质匮乏时期的女孩以滋养。

随着我一天天长大,能耐大了,嗖嗖地爬上树,掰着果枝摘果忙,果子再高我也能收入囊中,伸出院子的枝头我也能把它收回来,把果子摘下来。

有一天我照旧背靠树干,吃得小嘴吧唧,忽然想到,怎么大人们都不吃?奶奶说:“我们不吃,都留给你吃。”我一下怔住了,这么好吃的果子他们都捞不着吃,多馋哪!所以从那天起,我开始摘果子送给家人品尝。

家中的这棵无花果树伴随我走过童年,我们幼儿园经常参加市里的文艺演出,一曲《大红枣儿送亲人》,整个剧场沸腾了,“再来一遍,再来一遍”的呼声响彻礼堂。我是第一个出场的小姑娘,是那么灵动那么活泼。我们又给在场的嘉宾演了一遍,欢呼声和呐喊声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我的毕老师、杨老师你们现在还好吗?我想念你们。

我8岁那年到了毓璜顶小学学习。由于学业紧张和年龄的增长,对无花果不像小时候那样入迷了,我会和家人、邻居、同学们一起分享无花果。看着他们吃得开心,我心里也非常高兴。

11岁时我们搬家了,这棵伴随着我童年的无花果树被我抛下了,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它的命运怎样了呢?我不得而知,但它的样子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无花果树啊,我童年的“小伙伴”。